

清代院画

杨伯达



紫禁城出版社

清代院画

杨伯达

紫禁城出版社

责任编辑 冯 荒
封面设计 郑志标
图片摄影 胡锤、林京等

清 代 院 画

杨伯达

*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北京故宫博物院內)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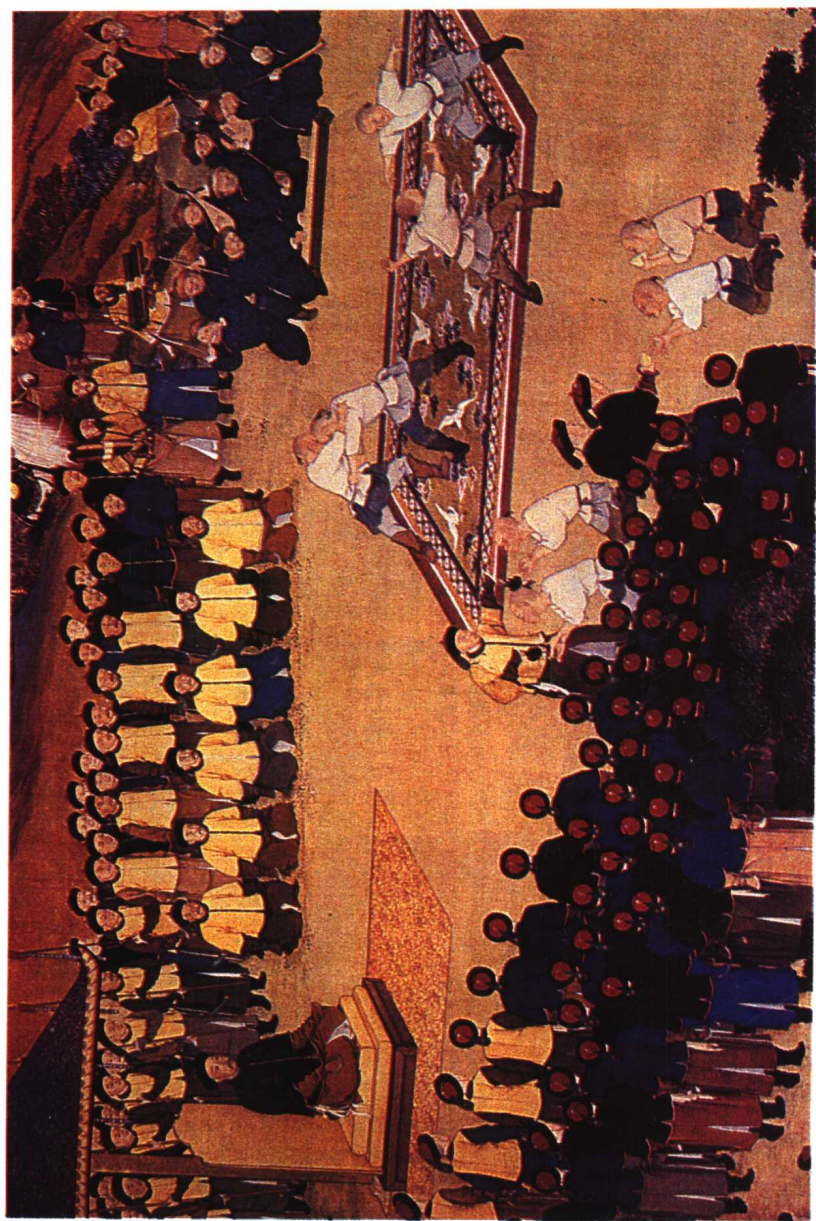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200千字

1993年 6 月北京第一版 1993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47-156-X/J·78

定价：12.00 元



图版一 《塞宴四事》（局部）——相扑



图版二 《避暑山庄图》 冷 枚



图版三 《弘历峭麓图》 朗世宁



图版四 《阿玉锡持矛荡寇图》（局部） 朗世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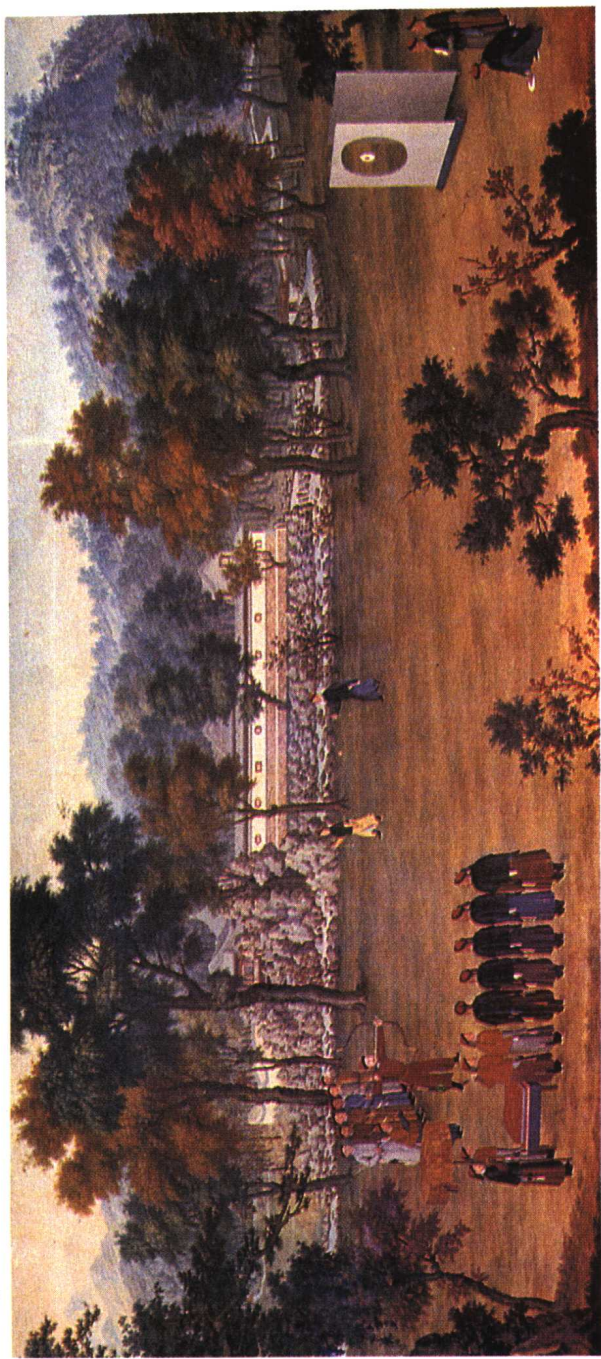
图版五 《万树园赐宴图》 朗世宁等



朗世宁等

《马术图》

图版六



图版七 《乾隆射箭油画挂屏》

王致诚



图版九 清代戎装女子像（临摹）



图版八 《威弧获鹿》（局部） 清人绘

内 容 提 要

这是我国第一部阐述清代画院及院画的重要著作。作者杨伯达先生长期潜心研究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院画，发表过不少论文，有的且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过，本书辑录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清代院画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和独特的艺术成就。作者不只对重要院画作品作了细致的分析研究，有的还根据清宫档案文献对作品背景、画中人物作了详实考证，有助于读者对画院画家的活动及其成长加深认识。书中刊出的清代彩色院画作品，均为清代院画珍品。

目 录

前 言	1
清代画院观	7
清乾隆朝画院沿革	36
清代康、雍、乾院画艺术	58
清乾隆朝塞北题材院画初探	84
乾隆皇帝与木兰围场	93
——记故宫博物院所藏秋猕题材的院画	
冷枚及其《避暑山庄图》	109
郎世宁在清内廷的创作活动及其艺术成就	131
《万树园赐宴图》考析	178
关于《马术图》题材的考订	211
《乾隆射箭油画挂屏》述考	226
清代回装嫔妃像	249

前 言

杨 伯 达

余自 1956 年以来,在故宫博物院担任陈列研究部门的领导工作,不能潜心钻研一门艺术专业,而要服从全局,从工作需要出发,面向全院陈列事业,兼顾库藏各类文物,经常与同仁共同组织、调整综合性的艺术陈列——历代艺术馆以及绘画、雕塑、青铜、陶瓷等美术史专馆,还要照顾到院内特有的宫廷史迹及原状陈列,总之,要面面俱到,顾及全盘。这种客观需要也迫使我的科学研究活动只得与各项陈列任务协调,循序渐进地掌握多种美术专史及其代表性文物。所以,在前 30 年中,只利用工作余暇和业余时间撰写了包括绘画、雕塑、玉器、玻璃、珐琅以及博物馆学等方面的一百数十篇论文,公开发表于国内外学术性刊物和文集。

《清代院画》包括笔者 10 余年间(1978—1990 年)发掘、整理、考证、研究故宫博物院所藏院画时撰写的 11 篇论文。可分为概述、专论、画家研究及作品考析等四类,并以此为论文之编次。

我对清代画院和院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众所周知,我国皇家画院始于五代西蜀与南唐,而以宋徽宗兼有“画学”职能的画院在机构、职能上最为完善,在艺术上达到了顶点,成为皇家画院的楷模。南宋重建画院,与徽宗画院有所不同,它不再兼“画学”,此说有案可证,无可置疑。而北方的辽、金以及后来的元、明、清三代是

否有画院之设，则向无定论。诸多美术史家虽然在提法上有所异殊，但其总倾向还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其画院之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故宫博物院绘画馆也只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依从“无画院之设”说。我们为了探讨明代有无画院问题，曾指定研究人员进行专题研究，几年后得出的结论也是“当时没有正式画院机构，”以宫廷绘画囊括了御笔画和直殿的臣字款画。

清代画院的情况与明代不同。余从《乾隆御制诗》、《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简称《清档》）以及内廷画史的题记上查到了确切证据，足以证明清代确有画院之设，在名称、职能、编制、设置上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与宋宣和画院并非完全相同。《清代画院观》、《清乾隆朝画院沿革》二文概括了笔者对清代画院的研究成果，以无可辨驳的事实和确凿的史料论证了清代画院之存在。理所当然地应称其作品为“院画”。前文刊于《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纪念特刊》（《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3期）；后文是笔者应邀参加1985年5月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语言与形象’中国诗、书、画”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余在大会上宣读了该论文的提要。这次乃是在国内首次公开发表。这两篇拙文是有关清代画院及院画的概论性文章，故编于卷首，开宗明义。

笔者研究清代院画的动力，不仅出自搞好故宫博物院绘画陈列的初衷，同时还来自社会的鼓励和督促，这就使我必须拿出颇大的精力和较多的时间投入清院画研究工作。首先是1975年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为筹备“避暑山庄展览”（简称“山庄展”），请求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给与大力支持。故宫博物院当时承担提供文物工作，由笔者负责，这一工作得到吴仲超院长的全力支持。为了完成支援“山庄展”展品的任务，在绘画库诸位同事的密切配合

下查找到大批重要材料，如纂集本论文集中的《避暑山庄图》、《万树园赐宴图》、《马术图》、《乾隆射箭油画挂屏》，塞北山水与花卉、秋猕画以及各式御容肖像、行乐图等院画都是在这次工作中发掘出来的。同时，我也深切地意识到，这批院画不仅是研究清代院画家及其作品的第一手宝贵资料，而且更重要的是，她还是清代历史的纪实和有力的例证，确是一批宝贵的财富，应该倍加珍视。但是，这批院画能否提供给“山庄展”，还需要下一番考证研究功夫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为此，笔者系统地查阅了《清档》，研读了康、雍、乾三朝实录，掌握了不少极为重要的证据与有关细节记载。经过研究之后，方有把握地向山庄展提供了冷枚《避暑山庄图》轴、《万树园赐宴图》第一批证据确凿而又有艺术感染力的展品，使山庄展得到充实和提高。这次山庄展揭幕后便立即轰动了承德市，震荡了百万市民的心灵，其空前盛况是始料未及的，我有幸目睹了这一盛况而深受感动，生平第一次见到观众如此热爱清代院画，对其所描写的一切都怀着浓厚兴趣。当然，这与承德这一地区特殊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但是不可否认，清代院画确实蕴含着巨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也坚定了我继续研究清院画的决心与信心。但是，尔后由于行政业务工作繁忙，在资料搜集上并无新的收获，只能在工作之余或夜间利用山庄展筹备期间积累的资料执笔撰稿，陆续写成几篇文章。当1979年《故宫博物院院刊》复刊征稿之际，余便利用已掌握的《清档》资料，撰写了《冷枚及其〈避暑山庄图〉》，刊于1979年复刊后的第一期院刊上。这是余之清院画研究方面的处女作，是文不仅考定此画创作于康熙朝末期，而且为研究冷枚晚年生活与创作提供了从不为人所知的新资料。1980年4月，应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馆长谢尔曼·李和东方部主任何惠鉴先生的邀请，我参加了

“‘八代遗珍’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就是《〈万树园筵宴图〉考析》，在全体会上报告了论文提要。后经两次润色，于1982年第4期《故宫博物院院刊》正式发表。《乾隆皇帝与木兰围场——故宫藏秋狝题材的院画》一文是为木兰围场创建300周年（1681——1981年）纪念学术讨论会所撰的论文。因该论文集迄今未见问世，这次编入本论文集，亦可视为首次公开发表。《乾隆朝塞北题材院画初探》是为了配合《中国画》（1984年2期）介绍古代优秀绘画遗产而选刊一批清代院画时提供的一篇探索性的专题论文。《乾隆射箭油画挂屏》是一幅中国化的纸地油画，其画风不似郎世宁，究竟出于何人手笔遂未敢骤断。后来从《清档》中查到法国传教士王致诚曾经受命画过乾隆射箭御容像油画吊屏的记载，与此画基本吻合，其画作者已有把握，但长期以来未撰稿论证。近因中外文化交流之需，特将档案、文献材料整理为《乾隆射箭油画挂屏述考》一文，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1期）。此外几篇也是针对某种问题和实际需要而撰写的。

80年代初，一度出现了“香妃热”。随之而来的则是香妃像大泛滥，数种香妃像相继出笼。令人费解的是，同称为“香妃”像的几张照片，相互间在面容，神韵上有着显著的差别，这必然会引起读者的疑问。究竟孰是孰非，难以判别分明。针对这种真假莫辨的情况，笔者想起清人绘《威弧获鹿》图卷里有一回装妃嫔正在为乾隆帝递箭的画面，她即容妃莫属。容妃，回部和卓氏。其兄图尔都不屈从叛酋霍集占兄弟统治，配合清军平叛有功，受封一等台吉。和卓氏于乾隆二十五年随其兄图尔都迁居京师，当年六月前入宫，受封和贵人，时年27岁。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册封容嫔。乾隆三十六年升为妃。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歿，终年55岁。这位容妃就是所谓“香妃”的原